

要有能力來辨別善知識      成德法師主講      (共一集)

2020/8/30      英國梅登黑德      檔名：55-178-0001

我們接下來跟大家再談到，《華嚴》的表法，文殊和善財童子他們所示現的師道，我們這一個單元主要跟大家交流師道。而我們眼前面對的環境是邪師說法如恆河沙的情況，這是佛在三千年前就已經談到了，所以我們自己都要有能力來辨別善知識，因為我們人身難得、佛法難聞，而善知識又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助緣。當然，我們有機會也要把這些對善知識的判斷供養給他人，他才有那個辨別能力。

其實師父上人都教了，比方老人家說：「佛菩薩不以神通度眾生」。老法師舉例，比方說布袋和尚，他說，「彌勒真彌勒」，「時人自不識」，他說他是彌勒菩薩，然後他就走了。所以老法師說：「說他是什麼什麼再來的，他還不走，假的。」現在有很多信眾很多，然後他都說他是什麼觀世音菩薩再來的、什麼再來的，你看眾生很可憐，他沒有這種判斷力。所以現在可能我們身邊有很多的人，他們都遇到邪的，惑道者眾，悟道者少，你可以很善巧的，有時候在跟他聊聊，把這些觀念慢慢慢慢供養給他，讓他形成判斷。不然他現在跟著邪師，可是他們之間有過去生的緣，有時候你言語太激烈了，他反而不能接受，甚至於還誤解你，你跟他的法緣反而弄巧成拙了。所以我們都要會觀機，有些事急不來，趕緊讓他形成這些正確的判斷。

可是我們講話都有依據的，也不是隨便講的。比方善知識他一定有師承，現在很多打著佛教的旗號，會時時感他老師的恩，時時回想老師教他什麼，就不容易了，都是強調自己很厲害。所以《六祖壇經》裡面有提到一些重點，其實對我們修行都非常關鍵，比方

六祖大師他講三皈依，他就是講覺、正、淨，自性三皈，他就是在彰顯佛法重實質，佛寶，覺也；法寶，正也；僧寶，表的是什麼？淨也，清淨。所以佛法僧從相上它是住世三寶，提醒我們，提醒我們什麼？要覺正淨。所以善知識他都是在觀機的，很可能都是在治當下跟未來可能偏頗的地方。包含他老人家說：「常自見己過，與道即相當」；「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」。我們每一天能發現自己很多的錯誤，念頭不對，一言一行不對，這個才是慢慢跟道相應。尤其老法師說修行就是兩件事：知過、改過。夏蓮居老居士說，一定要打破兩關，不然佛門都進不去，「須先打破自欺一關，始有商量處；須灼然見得自己滿身過失，功夫始有著手處」。這段法語大家有沒有印象？「此二關不破」，這二關沒有突破，「任你談玄說妙，終是門外打之遶。」就是連門都進不去的。

所以你看六祖大師講這個，對我們的修行都是很關鍵的。所以能夠過「不見世間過」這一關都不簡單，六祖大師已經給我們法藥了，要常自見己過，要見自己的過。所以佛法是內學，向內，不能向外去指責、去要求。尤其是教理懂得愈多，假如我們不能夠反觀自省，就很可能懂多了就容易看別人，那變成學多了這個緣反而變成調動起我們的慢心，那就很冤枉了。所以「賢護等十六正士」，這個賢護首先我們得要會護自己的道業，護自己的心念，都要護持好。所謂觀心為要，善觀己心。

六祖大師有講到：威音王佛以前有無師自通的，威音王佛以後就沒有無師自通的。那代表很久很久以前，威音王佛那很久很久以前有無師自通的，但是威音王佛以後就沒有了，所以每一個人一定是有老師，而且這個老師是什麼？是過來人，是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說的「從明師受戒」，明白的老師，就是他已經修行過來的。你有這樣的老師，這樣你才有師承，不可能無師自通。這就是一個

很重要的觀察。

而且一個老師一條路，兩個老師就兩條路，三個老師三岔路，四個老師十字街頭。很可能這兩個老師知見都很正確，可是他遣詞用句不一樣，然後我們聽了遣詞用句不一樣，我們自己會分別、會誤會。所以李炳南老師當時在台中，為什麼當時台灣還有不少高僧大德，經過台中恭敬接待，不請他們講開示？怕遣詞用句不一樣，學生們聽了生困擾，那就麻煩了。所以這個是師承的重要性。

第二，善知識都是謙虛的。就像剛剛舉到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，孔子是這個榜樣，我們後世從事教學當然要以孔子為榜樣。而且師父上人具體給年輕人指導，要效法釋迦牟尼佛斷貪瞋痴慢疑；效法孔子溫良恭儉讓，也就是很謙虛、溫和、善良、恭敬、節儉，謙讓，不會去標榜自己。所以這個都是判斷。不彰人短，他僧讚僧，不彰人短；不炫己長，不會去張揚自己有多厲害。而且《四十二章經》也說：「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。」所以還沒有證阿羅漢以前，不可以輕易相信自己意思。所以他所講，它都是有出處的。大家去觀察老和尚講經，他都會引經據典、理事結合。後來成德觀察，比方說《孝經》孔子說的，孔子每詮釋一段，他最後結語都是《尚書》說什麼、《詩經》說什麼，他真的都是述而不作。這個是不會輕易相信自己的意思。

第三點是剛剛跟大家談到的，不以神通度眾生。現在人情感、情執比較重，為什麼？缺愛，家庭機制功能比較式微。一缺愛，他就很容易情感比較重、情執比較重。比方讓他練個什麼功，他一練好了，就對教的人感恩得不得了，他講什麼他都聽，這個就情執起作用了。所以很多邪師都是透過好像讓他感覺身體變好了，然後這些大眾就很信他了，慢慢他也很容易就偏執掉了。所以這些現象我們也了解，然後進一步看到一些執著點，用善巧的方法可以去提醒

對方。因為很多時候他幫助別人治病，他可能讓他念大悲咒，念經、念咒，然後家裡的問題有改善了，他就會很感謝那個人，他講什麼好像他都聽了，那個都是一種情感在起作用。都還是要很冷靜，針對他所講的東西去判斷，跟佛講的相不相應。

再來，這個善知識他所示現的一定是真實去修行，下功夫，去改自己的習氣的，他不會示現一個一下子就成就了，因為這個眾生沒有辦法效法。所以我們看弘一大師他年輕的時候，人家遲到一分鐘，他教訓他，然後門一關，也不接待他了，覺得對方遲到了。可是你看弘一大師學佛以後，人家幫他煮飯，煮得鹹了，然後煮的人不好意思了：「大師，我是不是煮得太鹹了？」大師說「鹹的好。」有一天自己覺得煮得太淡了，又不好意思，去跟弘一大師講：「今天是不是太淡了？」弘一大師說：「淡的好。」你看他本來性情也是比較剛烈的，人家修到最後磨得這麼圓。大家看過弘一大師的墨寶沒有？那字都很圓，有沒有？沒有角了，他把自己的一些性格都磨平掉了。甚至學生不聽話了，他老人家一天不吃飯；然後學生反省了，有去改過了，弘一大師才吃飯。所以這個都是我們的學處。

當然，這個是成德自己有想到的，也不完全，只是拋磚引玉，大家可以從師父講的這些理跟事，我們形成對善知識，甚至於是對修行人的一個判斷。我們甚至於要找同參道友，也都要有懂得這樣去判斷。良師益友，這個都是重要的緣分。

再來，不會去威脅。我們現在也有聽到，跟他學了，現在不想跟他學，他就會威脅對方，「你以後可能會怎麼樣、會有什麼災禍」，居然都打著佛法的旗幟。佛法是慈悲為懷，柔和質直，不願意讓眾生因我而生煩惱，怎麼可能還去威脅別人？那不可能的。然後也不會去邀功。就像梁武帝，「朕從登基以來，建寺廟多少多少」

，這個就是邀功，那不妥當。善知識、修行人都是道義，他不會邀功，「施恩不求報，與人不追悔」。我們剛剛念了好幾句《太上感應篇》，所以《太上感應篇》不止扎根用，判斷因緣、判斷人也是一樣的。就是這個連做人的根基都沒有的話，那他還能夠去做指導別人當生成就？不可能，他沒有基礎。所以施恩不求報，與人不追悔，這個都是判斷。

像師父上人在講解《太上感應篇》，很多做人做事的心境，真的是我們的學處。師父上人說，「做得好是應該的，義所當為」。我們說仁義禮智這個義字，「義者宜也」。《中庸》裡面說「義者宜也」，宜就是應該的，這就是我的本分，天經地義，我該做的，我該孝順父母、我該忠於國家。做得好應該的，做得不好有罪過，我們要反省、要懺悔。所以這個都是師父手把手把他做人處事的心境、方式方法教給我們，我們要如貧得寶，聽完了馬上照做，「改往修來，洒心易行，自然感降，所願輒得」。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，我們只要改過了，感應就會很快。

再來，《金剛經》裡面特別強調要離四相、離四見。佛出現於世，就是要幫助我們了脫生死的，可是我們這個四相不能離，這個六道就出不去了。有我相，對立、分別就來了，有人相、有眾生相、有壽者相了。用法相唯識的教理，我們的煩惱都來自於我跟我所，執著這個身是我，還有我的房子、我的功名、我的眷屬，那他貪著的人事物愈來愈多。所以真正善知識，他是幫我們不斷的放下我跟我所。所以老法師一直提醒我們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五欲六塵、名聞利養這些追求。

可是假如打著佛法的旗號，都一直在強調我，強調我的團體，那不就落入了四相、四見裡面了嗎？所以大乘佛法是以般若為本，以般若為根本。所以這個我們自己都要冷靜，不能感情用事。成德

也曾經遇到有團體，他們也都是強調要行善，可是成德就覺得，佛菩薩跟祖先講的教誨已經很圓滿了，而且傳了幾千年，要好好學，不應該去學他的東西。你看老法師都指導我們，世間好話聖賢佛菩薩都說盡了，那怎麼還自己要去讓別人去學自己的東西？連釋迦牟尼佛都強調佛佛道同，他沒有強調我的東西。孔子至聖，他也沒強調自己的東西，他說他述而不作，沒有自己的東西，信而好古。但是這些判斷都很重要，不然我們這個情感一起來，情生智隔，就不容易判斷了。

所以在菩提道上，我們是要轉識成智，不能用情識來學習，應該用理智。就是我們當下這一念心是情感，還是當下這一念心是理智？佛氏門中，不捨一人，我還真想學，那就應該以依教奉行來留住善知識。甚至於都要以經教來反觀自己在這個因緣當中應該得到什麼啟示，而不是比方說師父上人現在不講經了，很多人就很傷心，師父怎麼不講了？很可能師父這個示現也都是在提醒我們弟子們，要早一點懂得去承擔。因為師父經教講得很好，我們這些弟子反正有師父講、反正有師父講，反而我們形成執著點了。所以善知識留也是為眾生，走也是為眾生；講也是為眾生，不講也是為眾生，我們要從這些地方去體會。

就像佛陀涅槃也是慈悲，破我們的執著，不能覺得佛是一直常住，反正佛會住世很久，我明天再去聽，那明日復明日，這個緣可能就一拖再拖，就不會珍惜了。所以阿難尊者就是因為佛陀涅槃，他一下子震撼了，一下子把這個依賴放下，他就證阿羅漢。當然，這個迦葉尊者也很善巧，藉這個機會呵斥他，你沒有證阿羅漢果，沒有結集經藏的資格。所以他一來，那個依賴佛陀的緣沒有了，不然他心裡面可能還有一個念頭，「我的堂哥是釋迦牟尼佛」。所以有這些念頭它就是障礙，連這個都放下了，他證果了。所以結集經

藏的時候，他是穿牆而入的。穿牆進去就不用門票了，不用檢查門票了，直接就已經證明他的功夫了。

所以我們學佛是學智慧，對善知識也要能判斷，我們要選擇真正的善知識來依止。有機會也要提醒大眾對善知識的選擇，尤其善知識也是因緣所生。所以老法師是有中華傳統文化承傳的最後一代，他弟弟小他幾歲，就沒有這樣的機會因緣。老法師說重視胎教可以出聖人，重視三歲以前教育可以出賢人，三歲以後教成君子不錯了，這個都是一個因緣的狀況。

所以成德在弘揚文化的過程，也有一些人，他們有時候會談，你給我一個地方，給我幾個學生，我三年、五年我可以教出多少人才。這個話成德不敢講，我最多能跟我們漢學院的同學說：成德可以陪你們兩年，陪伴他們跟老和尚學習。老子說：自知者明，知人者智。我們修行人假如自己都沒有自知之明，那怎麼去知過、怎麼去改過？我們自己這些煩惱習氣都調伏不了，然後又覺得我可以把人才培養出來，這不是容易的事情。所以孟子說：「賢者以其昭昭，使人昭昭。」昭昭就是讓人明白覺悟了。他是以他的昭昭讓人昭昭，就是自覺然後才能覺他，正己能夠化人。「今以其昏昏，使人昭昭」，自己煩惱還很多，然後就覺得我給大家講經教，講著講著他就能明白了。因為言教重要，身教比言教更重要。

所以我們是一個特殊的時代，我們要依眾靠眾，互相提醒，然後都依止明師一起來修學。縱使我們不能跟在老人家身邊，但是我們在切磋的時候，都是依止佛經、依止他老人家的教導，這樣就不會有偏頗了。那我們就珍惜跟老人家這段師生的緣分，老人家講了六十一年，非常圓滿，只要依教奉行，這一生決定有成就。而且成就的人已經很多了，聽老人家講經依教奉行的同修們往生的，成德就見了很多。

——恭錄自：弘護人才扎根班（第十一集）

2020/8/30 檔名：55-164-0011